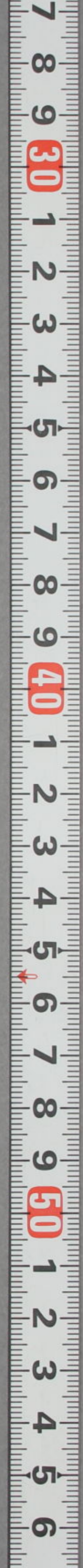




宋槧太平御覽



403
112



43
403
112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一

方術部二

醫一

周禮天官下曰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
 之有疾病者疔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
 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
 又天官疾醫職曰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
 春時有瘡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
 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
 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
 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因而入于醫師瘍醫掌腫
 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音藥劑音殺之劑凡療瘍以五毒
 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
八年八月
廿八日
山田一
郎君
所購
以贈

田中圖書

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禮記曲禮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又王制曰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又曾子問世子之記曰若內豎言疾藥必親嘗之

左傳成二曰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緩醫名也宋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

一日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有心隔也醫至日疾不可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

又襄三日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床

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又昭元曰晉侯求醫於秦伯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惑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而失志

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

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惰埋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

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怡心也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

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或蠱之疾介

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又昭五日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以加我君之名乃除欲其出言以自警也尚書說命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言以自警也

論語日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帝王世紀曰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所以六氣六府五藏五行陰陽四時水火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

以有類乃嘗味百藥而制九針以拯夭枉焉

又曰炎帝神農氏長於姜水始教天下耕種五穀而食之以省殺生嘗味草木宜藥療疾救夭傷之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

又曰黃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論經脉傍通問難八十一為難經教制九針著內外術經十八卷

又曰岐伯黃帝臣也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

素問曰黃帝坐明堂召雷公而問之曰子知醫之道乎雷公對曰誦而未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羣僚不足至侯王願得受樹天之度四時陰陽合之別星辰與日月光以彰經術後世益明上通神農著至教疑於二黃帝曰善無失之此皆陰陽表裏上下雌雄

相輸應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
以教衆庶亦不疑殆醫道論篇可傳後世可以爲寶
世本曰巫咸堯臣也以鴻術爲帝堯之醫
史記曰扁鵲渤海鄭人姓秦名越人少時爲人舍客桑君
過扁鵲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
乃呼鵲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無泄乃出其
懷中藥與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
取禁方盡與扁鵲以其飲藥三十日視見垣外一方人以
此視疾盡見五藏癆結特以詠脉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
在趙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召扁鵲入視疾出董安于問
扁鵲扁鵲曰血脉滯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
寤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
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

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
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羆
犬曰及面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
亡羆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
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
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
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
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
死扁鵲曰其死何時曰雞鳴時至今日收乎曰未也
其死未能半日鵲曰臣齊渤海秦越人也家在鄭未嘗得
望清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
曰先生得無誕乎何以言太子之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

醫有俞附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鏡石橋引案枕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折育爪膜湔浣腸胃漱滌五藏鍊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若不如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孩嬰之兒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隙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詠太子當聞其耳中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日眩然而不能曠舌橋然而不能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號君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弃捐溝

壑長終而不反言未及畢因歔歔服皮力臆涕泣橫流不能自止容兒變更扁鵲曰太子病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絡中經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音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脉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者皆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礪針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開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臍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相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

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栢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栢侯謂左
右曰醫之好利欲以不病者爲功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
在血脉不治將深栢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栢侯不悅後
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栢侯不應扁
鵲出栢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栢侯退走栢侯使人
問其故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所及其在血脉針石可理
其在腸胃酒醪所能及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
骨髓臣是以無請後五日栢侯體病使人召扁鵲鵲已逃
遁焉栢侯遂卒扁鵲名滿天下旁遊六國至邯鄲聞捕貴
女病扁鵲卽爲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扁鵲卽爲
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改變
無所滯礙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遂密使人刺殺之
又曰公孫光齊淄川唐里人善爲古方及傳誦法淳于意

師之悉授其書意欲盡求他精方光曰吾方盡矣吾身已
衰無所事之是吾少年所受妙方也公毋以教人意曰悉
得禁方幸甚死不妄傳人光喜曰公後必爲國工臨菑楊
慶有奇方吾不如之汝可謹事必得之意遂捨光而事慶
焉

又曰楊慶齊人也年七十餘有古先黃帝扁鵲脉書五色
詠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否治及藥論之書甚精妙又
家自給富不肯爲人治病亦不教子孫後淳于意以父道
事之甚謹慶愛之盡以其禁方與之曰汝慎勿令我子孫
知汝學吾此法意曰謹聞命矣意行用其方遂盡其妙焉
又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姓淳于名意少而喜醫
方術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楊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
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受之傳黃帝扁鵲脉書五色詠

疾知人死生多驗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歷入中而刺
之意詠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
三日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後溲再飲得大溲三飲
而疾愈淄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意意往飲以葦藹
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意復詠其脉躁躁者有餘疾即飲
以消石一齊即出血如豆比五六枚濟北王侍者韓女病
意詠脉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
欲男子而不可得也菑川下病召意詠脉曰歷上爲重頭
痛身熱使人煩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脉左右
各三所疾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詠如前所以歷頭
熱至眉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意與諸客坐未
上食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嘗脅
痛不可以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

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在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
然建故有腰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方言曰東齊
情見建家京下方石廩之屬取弄之建亦欲効之効之不
能起即復置之暮嘗脊痛不能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
持重所以知建病者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腰
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意即爲柔湯
使服之十八日而病愈臨菑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
寒熱爲當死不治意詠其脉曰蟻痕蟻音蟻痕爲病腹大
上膚黃麓循之戚戚然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蟻可數升
病愈三十日如故齊王侍醫遂病自鍊五石服之意往過
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詠遂也意即詠之告曰公病中
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
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癰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

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爲
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爲陽石剛齊治之意曰公所論遠
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
脉表裏有餘不足逆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
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鑿石夫悍
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詠法曰一陰應外一陽接
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
氣流行爲重困於俞如喻切忿發爲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
病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所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
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意
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爲脉
學意所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高
塞不通不能飲食法至夏泄血而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

君之舍人奴有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何以知之曰君朝
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公乃示平曰
病如是者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奴有病不舍人
奴曰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
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外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
黃殺蘇切葛葛切察之如死青之滋衆醫不知以爲大蟲不知傷脾
所以至春死者胃氣黃氣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
死所以至夏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順清者曰內關內關
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
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詠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
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齊淳于司馬病意詠其脉告曰當病迴音洞風迴風之狀飲
食下嗑輒後之也如廁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一
之王家食馬肝飽甚見酒來卽出驅疾至舍卽泄數十餘
出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當愈時醫秦信在旁
意出信謂左右閤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爲何曰以爲
迴風可治信卽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
死卽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意意往問之蓋如意詠卽爲
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愈或問其故意曰詠其脉
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知不死
又曰宋邑臨淄人師倉公授五詠脉論之術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二
方術部三

醫二

史記曰馮信臨淄人爲齊太倉長好醫淄川王令就淳于
意學方意教以審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劑湯法信
受之擅名漢世

又曰高期仕濟北王爲大醫王遣就倉公淳于意學經脉
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正逆順
之宜鑿石定砭灸之法歲餘亦頗通之

又曰唐安臨淄人也雅性好醫倉公惇于意教五詠上下
經脉奇咳四時應陰陽之法爲齊侍醫

又曰杜信高永侯家丞自知身病乃專心學醫倉公甚憐
之教以上下經脉五詠之法

又曰鄧訓為護烏柘校尉羌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困收以刀自刺訓聞有病困者輒拘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

又王符論曰凡療病者必先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人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奸可塞而國可安也

又曰郭玉者廣漢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冰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効乃著針經詠脉法傳於代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詠六徵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効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詠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陽右陰脉有男女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

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鑿療貴人時或不

愈帝乃試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王詰問其狀對

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腠理皮膚之間也韓子曰扁鵲見桓侯曰君有病在腠理也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

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

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

謹二難也骨節不强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

針有分寸時有破漏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日有衝破者也重以恐懼之心加

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為不愈

也帝善其對年老卒官

又曰曹褒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褻巡行病徒

為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

東觀漢記曰鄧訓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往來

太平御覽 卷之二十一
門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朴之教大醫皮巡從獵上林還
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
翼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官門爲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
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噓至朝遂愈

鍾離意別傳曰黃謙爲會稽太守建武十四年吳大疾疫
署意中部尉督郵意乃露車不冠身循行病者門入家至
賜與醫藥詣神廟爲民禱祭召錄醫師百人合和草藥恐
醫小子或不良毒藥齊賊害民命先自吞嘗然後施行其
所臨護四千餘人並得差愈後日府君出行災害百姓攀
車涕泣曰明郵府君不須出也但得鍾督郵民皆活也
何顒別傳曰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顒謂曰君用思精而韻
不高後厝爲良醫卒如其言顒先識獨覺言無虛發王仲
宣年十七嘗遇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五石湯不治且

成門後年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貴音長也遠不治也後
至三十疾果成竟眉落其精如此仲景之方術今傳於世
張仲景方序曰衛汎好醫術少師仲景有才識撰四逆三
部厥經及婦人胎藏經小兒顛顛方三卷皆行於世
高湛養生論曰王叔和性沈靜好著述考覈遺文採摭羣
論撰成脉經十卷編次張仲景方論編爲三十六卷大行
於世

魏志曰華他字元化沛國譙人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
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沛相陳珪舉
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心解
分銖不假秤量針灸不過數處裁七八壯若疾發結於內
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
剝破腸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截斷洗除去疾穢既而

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瘡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又曰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他視脉日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右即女在左即男人云在在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

又曰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他日試作熟食得汗即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熟食而汗不出他日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他言

又府吏倪尋李延共止俱患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他日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病同療異他日尋內實延外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

又督郵徐毅得病他往省之毅謂他日昨使醫曹吏劉祖針胃管訖便苦欬臥不安他日刺不到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後五日不救遂如他言

又東陽陳叔山小男三歲得下痢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他他日其母懷驅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他與四物紫苑丸十日即除

又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他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他視平他謂平曰君早見我不應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人相見五日平應時歸果如他言

又他行道見一人病噎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他問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傍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差即如他言立吐蛇一條遂懸之車邊欲造他他尚未還他家小兒戲門前迎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公也疾者前入坐見他壁北懸此蛇輩以斗數其人

又有一郡守病他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弃去留書罵之守果大怒令人追殺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暈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小兒又有一士大夫患體中不快詣他他云君病至深當破腹取之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君忍痛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也士大夫曰余不耐痛必請治之他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又廣陵太守陳登得胷中煩滿面赤不食他詠脉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肉疽食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他曰此病後三朞當發遇良醫乃可濟依期果發時他不在遂死

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為寒熱注病冬月中他令坐石

槽中平旦用冷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十灌冷戰欲死他令滿數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他乃使然火温牀厚覆衣良久汗洽出着粉燥便愈

又有人病腹中攻痛十餘日鬚眉墮落他曰是脾半腐可刳腹治也使飲藥令臥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割去惡肉以膏傅之即差大祖聞而異之召他常在左右

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他針鬲隨手而愈

又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時吐膿血以問他他言君病腸癰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匕已服當吐二升餘膿血訖使自養一月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亦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五六歲親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強健我見欲死何忍急去社舉切藏藥以待不祥先特貸我差為卿從

華他更索成與藥已故到譙從索藥適會值他見收念念
不忍從求後十八歲病發無藥可療以至死
又曰樊阿彭城人少師華他嘗問他求服食法他授以漆
葉青黏散子方云服之去三蟲利五藏輕身益氣使人頭
不白阿從其言年百餘歲漆葉所在有之青黏生於豐沛
彭城及朝歌青黏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
本出於迷人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他他以為佳語阿
阿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强盛往而問之所服食
阿因醉亂誤說之人服多驗
蜀志曰關羽為流矢貫臂每陰雨常疼痛醫日矢鏃有在
當破臂刮骨去毒乃可除之
晉書曰裴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定律度也檢
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以改諸度量若是

未能悉革可先收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
正藥物輕重分兩垂于玄所可傷天為害尤深古壽考而
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
又曰顏含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
迎喪旒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
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藏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
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
葬也旒乃解
又曰張苗雅好醫術善消息詠處陳廩丘得病連服藥發
汗汗不出眾醫皆云發汗不出者死自思可蒸之如中風
法令溫氣於外迎之必得汗也復以問苗云曾有人疲極
汗出臥簟中冷得病苦增寒諸醫與散四日凡八過發汗
汗不出苗乃燒地布桃葉於上蒸之即得大汗便於被下

傳粉身極燥乃起即愈廩丘如其言果差
又曰趙泉性好醫方拯救無倦善療眾疾於瘡尤工甚為
當時所歎伏焉

晉中興書曰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幼覽眾書近得萬
卷自號抱朴子善養生之術撰經用救驗方三卷號曰肘
後方又撰玉函方一百卷于今行用

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幼沈靜寡欲有高尚之志以著述
為務自號玄晏先生後得風痺疾因而學醫習覽經方手
不輟卷遂盡其妙

又曰劉德彭城人也少以醫方自達眾疾於虛勞尤為精
妙療之隨手而愈猶是向風千里而至者多矣官至太醫
校尉

又曰史脫性器沈毅志行敦簡善詠候明消息多辨論以

醫術精博拜太醫校尉治黃疸病最為高手後漢書云

又曰宮泰幼好墳典雅尚方術有一藝長於己者必千里
尋之以此精心善極諸疾於氣尤精制三物散方治喘嗽
上氣甚有異効世所貴焉

又曰靳邵性明敏有才術本草經方誦覽通究裁方治療
意出眾表剗制五石散方晉朝士大夫無不服餌皆獲異
効

又曰程據為太醫令武帝初受魏禪改元為太始而據貢
雉頭裘帝以奇伎異服典禮所禁焚之于殿前據以醫術
承恩出入禁闈因為賈后合巴豆杏子丸害愍懷太子遂
就戮焉

又曰范汪字玄平性仁愛善醫術常以拯恤為事凡有疾
病不限貴賤皆為治之十能愈其入九撰方五百餘卷又

一百七卷後人詳用多獲其効
又曰殷仲堪陳郡人能清言善屬文名士咸愛之謝玄以
爲長史厚遇之仲堪父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
精妙執書揮淚遂眇一目
又曰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貧素而躬耕爲事好學
不倦生而免黜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闢荆
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
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齋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
門自通仲堪嘉其盛意召醫語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
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
療之況百日耶仲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
閉口不言唯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
劉劭叔異苑曰王纂海陵人少習經方尤精針石宋元嘉

中縣人張方女日暮宿廣陵廟門下夜有物假作其婿來
魅惑成病纂爲治之始下一針有賴從女被內走出病遂
愈○宋書曰徐文伯字德秀濮陽太守熙曾孫也熙好黃
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蘆與之曰君子孫
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鐘經一卷因
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弥工其術仕至射陽令
嘗夜有鬼聲甚悽愴秋夫問何所須答言姓斯家在東陽
患腰痛死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
爲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
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
又宋明帝宮人患胛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衆醫以爲肉
癭文伯曰此髮癭以油投之卽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
尺頭已成蛇能動懸柱上水滴盡一髮而已病都差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二
又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詠脉爲
詠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
男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
加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瀉足太陰補手陽明胎
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
又曰孫法宗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
行剖本不關善人使者誤相及但取生糞煮傅之即驗一
傅便差一墳賴之
又曰羊欣字敬元性好文儒兼善醫藥撰方三十卷爲代
所重焉
又曰秦承祖性耿介專好藝術於方藥不問貴賤皆治療
之多所全護當時稱之爲工手撰方二十卷大行於世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三
春方術部四
齊書曰徐嗣伯爲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閣將軍房伯玉服
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爲詠之曰
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
令二人夾捉伯玉伯玉解衣坐石上取冷水從頭澆之盡
二十斛伯玉曰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
閤敢有諫者撻之又盡水五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
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
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恒發熱冬月猶單衣體更肥壯又嘗
有偃人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爲詠之曰此尸注也常得
死人枕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

服之卽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眾醫不能療以問嗣伯曰此石虬音迴耳極難療當得死人枕煑之依語煑枕以湯投之得大痢并虬蟲頭堅如石者五升病卽差後沉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煑服之服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促之冤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虬者大虬也醫療旣僻虬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煑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鈎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復埋於冢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門戲聞草屋中有呻吟聲嗣伯云此病甚重更二日不應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魍魎有數

音黑無數嗣伯還煑斗餘湯送令服之服之訖痛熱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黻處皆拔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又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發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三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舛餘樹爲之痿損

齊書曰褚澄字彥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病答曰舊有冷病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誅脉曰汝病非冷熱當是食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斗煑之服一服乃吐一物如舛許涎裹之而動開視乃雞雛十二頭而病都愈

吳均齊春秋曰顧歡字玄平吳都人也隱於會稽山陰白石村歡率性仁愛素有道風其濟人也或以襪厭而多金

護有病邪者造之歡問君家有書乎荅曰唯有孝經三篇
歡曰取置病人枕邊恭勸之當自差如言果愈後問其故
歡曰善禳惡正勝邪故爾

梁書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人性愛林泉尤好著述常曰
我讀書未滿萬卷以內典參之乃當小出耳先生性好醫
方專以拯濟欲利益羣品故修撰神農本草經三卷爲七
卷撰真誥十卷集驗方五卷廣肘後爲百一之製世所行
用多獲異効焉

又曰范雲疾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
速即時愈正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而
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灸兩壯焉重衣以覆之有頃許汗
流於此卽起二年果卒

又曰王僧孺工屬文善楷隸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工

素問訪以砭石僧孺荅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
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
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疔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
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也

後魏書曰王顯字世榮陽平人也頗參士流雖以醫術自
達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聞昭懷后之懷世宗也夢爲日
所逐化龍而遶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勅召諸醫誅脉
徐譽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藥顯云案三部脉非有心疾
將是懷孕生男之象後果如顯言乃補御史常在御營進
藥出入禁內世宗詔顯撰藥方三十卷頒布天下

又曰徐謩字伯城丹陽人也兄文伯皆善醫藥謩性秘忌
承奉不得其意雖貴爲王公不爲指療魏孝文遷洛除中
散大夫子雄亦以醫術稱

又曰裴宣患篤世宗遣太醫令馳駟就視并賜御藥宣素明陰陽之書自始患便知不起因自尅亡日果如其言又曰高允微有不適猶不寢臥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咏如常高祖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循往脉視之告以無恙循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尉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非以瞻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

北齊書曰張子信少以醫術知名隱於白鹿山時出京師甚爲魏收崔季舒所知嘗以詩酬贈大寧中徵爲尚藥典御歲餘謝病歸

又曰馬嗣明河内野王人少明醫術詠脉預知生死邢劭

子寶十七八苦傷寒嗣明詠其脉告楊愔曰此子今病不療自愈然不踰年必死覺之少晚不可爲也數日兩公侍宴酒酣顯祖曰子才兒聰宜以近郡處之愔曰年少未可劭出愔以嗣明言奏乃止寶未甚而卒其驗如此背發腫嗣明以瓮理色石大如鵝卵烈火燒令黃赤投醋中使屑落盡暴乾擣篩和傅之立愈嗣明從駕之晉陽至遼陽見虜云女病能差之與錢拾萬衆醫視之無敢措手嗣明見虜笑曰真得汝矣乃抵其家問其由云曾將麥穗見赤物長二尺似蛇入指中因驚倒手臂痠重月餘日漸及半身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日毒虵爲鶴所啄遺血於此犯而得之卽受方令服十餘劑以湯散補之明年還鄴女疾都愈載鏹而歸嗣明恃其伎視徐之才崔鸞叔等蔑如也隋開皇中卒

又曰李元忠趙郡柏仁人也代爲著姓元忠倜儻博學通陰陽術數初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伎性仁恕人有疾病無問貴賤咸爲療之故鄉里推敬聲稱益遠後拜南郡太守族弟密性方直亦以母老習醫遂成妙手

又曰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少孤明敏有識幹精於醫術經方本草常所披覽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後離位望顯貴亦不懈怠

張太素齊書曰徐之才字士茂高平金鄉人五葉祖仲融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之求飲因留瓠蘆遺之曰習此子孫當以道術救世位至二千石開視乃扁鵲鐘經一卷習之遂爲良醫至濮陽太守父雄員外散騎侍郎代傳其術號爲神明而之才幼而俊發尤爲精敏仕梁爲豫章王綜

鎮東右常侍隨綜鎮彭城綜降魏之才走至呂梁爲魏所獲旣羈旅以醫自業又諧隱滑稽無方王公貴人爭饋之爲貴人居矣稍遷員外散騎常侍加中軍金紫天平中高祖詣晉陽恒居內館所療十全皇建中除兗州刺史未行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奉藥立愈賞賜巨萬有人腳跟腫痛不堪忍諸醫莫識之才視曰蛤精也當乘舡入海出腳水中得之疾者曰是也之才爲割得兩蛤子大如榆莢或以五色骨爲佩刀靶之才曰此人瘤也何從得之對曰於古墓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剖視文理故用之其通識類此武成王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言初見穴中有五色物稍折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而立之才曰此色慾過多虛所致卽進藥一服稍稍遠變成五色物數服而愈病發輒馳召之針藥所加無不愈者齷積武成王

太平御覽 卷一百一十三 五
生齟牙遍召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質對帝怒而扶之
之才拜賀曰此謂智牙生則聖明而壽帝大悅賜帛萬疋
加金玉重寶
又曰張遠遊齊人以醫藥道術知名尋有詔徵令與術士
同合九轉金丹成顯祖置之玉匣曰我貪人間樂不能飛
上天待我臨死方可服之
後周書曰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也父菩提梁高平
令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
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
年二十四卽傳家業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封試僧垣酬
對無滯梁武甚奇之時武陵王所生葛脩華宿患積時方
術莫効帝令僧垣視之僧垣還說其狀武帝歎曰卿用意
綿密乃至於此以候疾何疾可逃朕每留情頗識治體今

聞卿說益開人意十一年帝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垣曰大
黃乃是快藥然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
元帝嘗有心腸疾諸醫咸謂宜用平藥可漸宣通僧垣曰
脉洪而實此有宿妨非用大黃必無差理帝從而愈及大
軍克荊州爲燕公于謹所召大相禮接太祖遣使馳驛徵
僧垣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疾嬰沈今得
此人望與之偕老太祖以謹勳隆重乃止明年隨至長安
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自云自醫至臍似有三縛
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垣卽爲診脉虬湯三劑穆初服一劑
上縛解再服中縛解又服三縛悉除而兩脚疼痺猶自孿
弱更爲合散稍得屈伸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
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臥不安或有勸
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二十三
此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自服不煩賜問因而委去其子
殷勤拜請日多時仰屈今日始來音不下治意實未盡僧
垣知其可差卽爲處方諸患悉愈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
感風疾精神瞽亂無所覺知諸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
僧垣後至日困矣終當不死若專以見付相爲治之其家
欣然僧垣爲合湯散所患卽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
苦痢積時而不廢朝謁燕公于謹嘗問僧垣日樂平永世
俱有痼疾若如僕意永世差輕對日夫患有深淺時有克
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日君言必
死當在何時對日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文宣太
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同異高祖引僧垣問日太后患勢
不輕諸醫並云無慮朕人子之情可以意得君臣之義言
在無隱公以爲何如對日臣無聽聲視色之妙特以經事

已多准之常人竊已憂懼帝泣日公旣決之矣知復何言
尋而太后崩四年高祖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
臉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爲諸藏俱
病不可並治軍中之事莫先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
又治日目疾便愈未及治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
是歲高祖幸雲陽遂寢疾乃召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昂
私問日至尊貶膳日久脉候何如對日天子上應天心或
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宣帝初在
東宮嘗苦心痛乃令僧垣治之其疾卽愈及卽位恩禮彌
隆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僧垣宿直侍疾帝
謂隋公日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詠候知帝危殆乃對
日臣荷恩旣重思在効力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領
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卒僧垣

撰集驗方十二卷行紀三卷行於世

隋書曰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誠其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竟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爲散騎常侍及陳滅高祖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中夢其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詠脉曰疾已入心卽當發癘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其妙賫物百段煬帝卽位智藏時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輦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爲方奏之用無不効

唐書曰甄權許州扶溝人也嘗以母疾與弟立言專醫方得其旨趣隋開皇初爲祕書省正字後稱疾免隋魯州刺史庫狄嶽若風患手不得引弓諸醫莫能療權謂之曰欽但將弓箭向塚一針可以射矣針其肩隅一穴應時射貞觀十七年權年一百三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其年卒撰脉經針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弟立言武德中累遷太常丞御史大夫社淹患風毒發腫太宗令立言視之旣而奏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必死果如其言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鼓脹身體羸瘦已經二年立言詠其脉曰腹內有蟲當是誤食髮爲之耳因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唯無眼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

又曰許裔宗常州義興人也初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

太平御覽 卷一百一十三
時柳太后感風不能言名醫療皆不愈脉益沈而禁齋宗
口口不可下藥宜以湯氣薰之令藥入腠理周時可差乃
造黃耆防風湯數十斛置於牀下氣如煙霧其夜便得語
武德初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連染諸醫無能療
者齋宗每療無不愈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
將來齋宗曰醫乃意也在人思慮又脉候幽微苦其難別
意之所解日莫能宜且古之名手唯是別脉脉既精別然
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
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脉莫識病源以情臆
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遞圍或
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踈乎假令一藥偶然當
此復其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
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

故不能著述耳年七十餘卒

又曰秦鳴鶴爲侍醫高宗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武后亦
幸災冀逞其志至是疾甚召鳴鶴張文仲診之鳴鶴曰風
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即愈矣天后自簾中怒曰此可斬
也天子頭上豈是試出血處耶上曰醫之議病理不加罪
且吾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命刺之鳴鶴刺百
會及腦戶出血上曰吾眼明也言未畢后自簾中頂禮拜
謝之曰此天賜我師也躬負繒寶以遺鳴鶴

又曰安金藏爲太常工人時睿宗爲皇嗣或有誣告皇嗣
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按之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
誣唯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言請剖心以明
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胷五藏並出血流被地氣遂
絕則天聞之令昇入宮中遣醫人卻內五藏入以桑白皮

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
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而爲雪霜張
而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藏一覺一寢呼
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
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
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
爲喘乏竭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
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飛流此天
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
瘤贅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
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
針音齊切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
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

仁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赴赴武夫公
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仁之方也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
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語周齊閒事歷歷如
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神彩甚茂
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
又曰張文仲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虔縱京兆人韋
慈藏並以醫術知名文仲則天初爲侍御醫時特進蘇良
嗣於殿庭因拜跪絕倒則天令文仲慈藏隨至宅候之文
仲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若痛衝脅則劇難救自朝候之
未及食時苦衝脅絞痛文仲曰若入心不可療俄頃心痛
不復下藥日旰而卒文仲尤善療風疾其後則天令文仲
集當時名醫共撰療風氣諸方仍令麟臺監王方慶監其

修撰文仲奏曰風有一百二十種氣有八十種大體醫藥雖同人性各異庸醫不達藥之行使冬夏失節因此殺人唯脚氣頭風上氣常須服藥不絕自餘則隨其發動臨時消息之但有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洩即不困劇於是撰四時常服及輕重大小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視年終於尚藥奉御撰隨身備急方三卷行於代又曰孟詵汝州梁人也以進士擢第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詵學方術嘗於鳳閣侍郎劉禕音暉之家見其勅賜金盤謂禕之曰此藥金也若燒之上有五色試之果然則天聞之不悅因事出爲台州司馬撰補養方必効方各三卷又曰王方慶太原人也雅有材度博學多聞篤好經方精於藥性則天令監領尚藥奉御張文仲待醫李虔縱光祿韋慈藏等撰諸藥方方慶撰隨身左右百發百中備急方

十卷大行於代

又曰天寶中詔曰朕頃者所撰廣濟方救人疾患頒行已久傳習亦多猶慮單貧之家未能繕寫閭閻之內或有不
知儻醫療失時因致天橫性命之際寧忘惻隱宜命郡縣長官就廣濟方中逐要者於大板上件錄常村方要路勝示仍委採訪使勾當無令脫錯
又曰德宗撰貞元集要廣利方親爲之制序敢題於天下通衢其方惣六千三種五百八十六首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舐痔者得車五乘也
韓子曰醫善吮人腸含人血非有肌骨之親也利之所加也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即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從向明望之旣而曰嘻吾見

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舊說聖人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矣又曰楊朱之友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請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廬氏脉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疾由飢飽色欲精虛非人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湏多貢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廬氏曰汝病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病自瘳又曰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同愈謂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腑臟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借生之病與體借長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

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强而氣弱故是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胃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寤如初尸子曰有醫均音駮者秦之良醫也為宣王割瘞音在為惠王療痔皆愈張子之背腫命均治之謂醫均曰背非吾背也任子制焉治之遂愈均誠善治疾也張子委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必有所委制然後治孔藁子曰宰我使齊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獻方者將為病也今梁丘子已瘳矣而諸夫子復驟獻方意欲梁丘大夫後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座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孔

子曰女說非也夫三折股而後爲醫梁丘子遇虺害而獲
瘳慮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方焉衆人爲此之故
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
以參處所以已之方之優劣也
公孫尼子曰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
如子曰丘春之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
饋飲酒不勸醫曰是良藥也

鵠冠子曰扁鵲兄弟三人並善醫魏文侯問曰子昆第三
人孰最善對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
不出門鵲鍼人血脉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呂氏春秋曰齊王疾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疾謂
太子曰非怒則王疾不可治怒王則文摯死太子曰苟已
王疾臣與母以死爭之願先生勿患也文摯曰諾與太子

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文摯至不解履登牀履
王衣問疾王怒不與言摯因出固辭以重怒王王吐而起
疾乃遂已王不悅果以鼎生烹摯太子與母合爭之不得
夫忠於平世易忠於濁世難也

又曰魯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治偏枯今吾倍爲偏枯
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

又曰用藥者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

楚辭九章曰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知其信然○神仙
傳曰李少君與議郎董仲舒相親見仲舒宿有固疾體枯
氣少少君乃與其成藥三劑并方用戊己之草后土胎黃
良獸沉肪先義之根百卉華釀亥月上旬合煎銅鼎中童
男沐浴潔淨調其湯火合藥成服如雞子三劑齒落更生
服盡五劑命不復傾

又曰鳳綱者漁陽人也常採百藥華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盡五月未埋之百日煎丸之卒死者以此藥內口中皆立生綱服此藥得數百歲不老

又曰士燮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經三日董奉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藥內死人口中以寒水含之令人舉死人頭搯道之食頃士燮開目動手足半日能起坐遂活活後四日能語云死時奄然有數十馬卒收之將載輅車上去入大赤門住以付獄獄中人各一戶戶纔容一人以燮內一戶中以土從外封之不復見外恍惚聞人言太一遣使者來召士燮急開出之聞人以鐻堀其居戶良久引之見外有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燮上車將還至門而活奉還廬山了不出作爲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令種杏五株輕者種一株數年之間杏樹成林縣令親故

有女病醫療不差令謂奉曰若能治之便以妻后奉使勅召鬼魅有大白鼉長數尺陸行詣病者門奉使人斬之女病即愈遂以妻子

又曰封居達年百餘歲往來鄉里視之年三十許人常騎青牛行聞有疾病死者識與不識遇便以藥治之應手皆愈不以姓字語人能騎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
列仙傳曰負局先生者吳郡人莫知姓名負石磨鏡局循吳中磨鏡輒問人得無有疾苦乎有即出紫丸赤丸與之服服藥病無不差如此數年後吳有大疫先生家至戶到與藥活數萬許人後上吳山絕崖懸藥與人欲去時語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屋頭一日有水色白從石間流下服之疾愈

玉匱針經序曰呂博少以醫術知名善診脉論疾多所著

述吳赤烏二年為太醫令撰玉匱針經及注八十一難經
大行於代

千金序曰沙門支法存嶺表人性敦方藥自永嘉南渡士
大夫不襲水土多患腳弱唯法存能拯濟之
又曰仰道人嶺表僧也雖以聰惠入道長以醫術開懷因
晉朝南移衣纓士族不襲水土皆患軟腳之疾染者無不
斃踣而此僧獨能療之天下知名焉
又曰僧深齊宋開道人善療腳弱氣之疾撰錄法在存等
諸家醫方三十餘卷經用多効時人號曰深師方焉
龔慶鬼遺方序曰劉涓子不知何許人也晉末於丹陽郊
外照射忽見一物高二丈許因射而中之走如電激聲若
風雨夜不敢追明旦率門人弟子隣伍數十人尋其蹤跡
至山見一小兒問之何姓小兒云主人昨夜為涓子所射

今欲取水以洗瘡因問小兒主人是誰答曰是黃父鬼乃
將小兒還來至聞擣藥聲遙見三人一人卧一人開書一
人擣藥比及齊叫突而前三人並走遺一帙癰疽方并一
白藥人有云癰者塗之隨手而愈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五
方術部六
卜上
說文曰灼龜也象兆之縱橫也
周禮天官太宰職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前期前所誦之日也十日
事宗伯太卜之屬也既
卜又戒百官以始齋
又春官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卜者問後彌之日涖卜來
歲之戒秋田爲彌卜者問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卜問後
矣且
又曰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兆
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原原田也其經兆之體皆百有
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五
方術部六
卜上
說文曰灼龜也象兆之縱橫也
周禮天官太宰職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前期前所誦之日也十日
事宗伯太卜之屬也既
卜又戒百官以始齋
又春官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卜者問後彌之日涖卜來
歲之戒秋田爲彌卜者問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卜問後
矣且
又曰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兆
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原原田也其經兆之體皆百有
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太平御覽
卷第七百二十五
方術部六
卜上

又卜師職曰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言此

又曰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上春釁龜祭祀先卜釁者殺牲以血之神

又曰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之也鄭司農云祭卜其日與性也

禮記曰正月命有司釁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月曲禮曰凡筮日旬之外日遠某日旬之內日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命龜

筮辭龜筮於吉凶有常大事卜小事筮卜筮不遇三卜筮不相襲龜為卜筮

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勸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

又檀弓下曰石駟仲卒駟仲衛大夫石帶之族無適子有庶子六人

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齊潔則得吉兆也五人皆沐浴

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

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又禮運曰龜為前列先知也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

又郊特牲曰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受命謂告卜之退而卜

又曰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

又玉藻曰卜人定龜史定墨視兆若定體視兆所

又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問志則杏大卜問來卜筮者也義正

又曰雜記曰大夫之喪太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又祭義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

南面天子卷音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

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立以為易謂作易易抱龜易官各周禮曰大卜大卜主兆三易三夢之吉

又曰表記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

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

又曰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

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言動任卜筮也是故不犯日月

不違卜筮日月謂冬夏至及四時也卜筮不相襲也襲因也

事則筮小大事有特日大事有事於大神小事無時日有

常時常日也

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左傳曰楚伐鄭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鬬廉曰師克在和

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

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鄭師於蒲騷

又曰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事具筮門

又僖上曰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

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又僖中曰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

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

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

又曰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

其子卜之杜預注曰卜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

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圍女曰妾及子圍西質妾為

宦女焉

又曰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為魯常祀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又曰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

又文下曰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長短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

又曰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齊侯不及期非疾也

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又宣上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又宣下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

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

又成上日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又襄元日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

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

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後卜郊宜其不從也

又襄二日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勅命孫也皇耳皇戌子孫

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

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

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又曰晉侯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事具樂部

太平御覽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雜錄

又曰鄭石巢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狩而歲習祥祥習其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

又襄五日廬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于之兆曰或卜攻讎

敢獻其兆于之曰克見血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文子使

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

龜而泣乃使歸

又昭二曰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于於瑣瑣楚地也聞吳出

師遂啓疆帥師從之從吳也遠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鵲岸廬江有鵲尾渚楚子以駟至於羅汭羅水名吳子使其弟蹶山犒師

勞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汝下來吉乎對曰吉

寡君聞君將治兵於弊邑守龜日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

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吉吉曰克可知

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弊邑休解而忘其死亡無日

矣今君奮焉震電憑怒憑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

所備矣敵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

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弊邑知

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

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邛今此行也其庸有

報志乃弗殺

又昭三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銍銍音不率吉請斷三尺焉而

用之靈姑銍公旗也斷三尺不敢與君同

又昭四曰楚召觀從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

使為卜尹佐卜人開龜兆

又曰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

區區者而不余卑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

如歸

又曰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
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
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
繼之大敗吳師

又昭六日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僂句龜所出地名
以下為信與僭僭吉

又定下日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
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
又哀上日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
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奔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
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
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
城父

又曰楚昭王有疾卜日河為祟王弗祭事具江部

又曰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占諸史趙史墨史龜

皆晉史龜曰是謂沈陽水火陽得史也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利

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也子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

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

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

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

易筮之遇泰之需日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

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

我安得吉焉乃止

毛詩日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

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龜日卜違國必卜之

又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六下 卷之五 六

又曰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又曰卜筮借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卜之筮之會人占之之言於筮為近征夫如今也耳

又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猷卜筮數而讀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雖不兆占

又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錫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哀我窮盡寡財之民

尚書大禹謨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卜不習吉

又洪範曰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龜曰卜乃命卜筮曰雨

曰霽龜兆形也有以雨曰蒙日驛氣答驛不連屬日克日貞日悔

兆相交錯五者卜兆之常凡七卜五占用二行武立時人

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

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卿士從庶

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

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筮從筮逆卿

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

凶不問也又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伐紂明年武王二公

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穆敬也戚近

言王疾當卜吉凶周公言未

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

公乃為三壇同墀乃卜三龜

一習吉卜一相因而吉也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一

禮記

卷一百一

王勿遣也王大悅於是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
乙最良乃刑白雉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剗之身全不
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支卜之必制其瘡程達於理文
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
又曰沛父老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爲沛
令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惟當貴且卜筮莫如劉季
於是乃立爲沛公
又曰陳平等遣人迎代王欲立爲帝代王卜之龜卦兆得
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曰寡人固已爲
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迺天子也
又曰常以月旦被龜先以清水澡之以卵被之乃持龜而
遂之若常已卜不中皆被之以卵東鄉立居取生荆枝及
堅木堅木枝燒之斬取熱處以灼龜所卜處灼以荆若卵

指之者三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被去
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
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懲後龜
又曰竇皇后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
賣至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岸崩獨得脫不死自
卜數日當爲侯

又曰司馬季主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
誼爲博士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誼曰吾聞古之賢人不居朝必在卜
筮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知矣試之卜
數中觀采其人三人卽同與之市游於卜中天新雨道少
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辨天地之道日月之
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季主觀其狀

貌類有道者卽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衿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也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之貌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誰也所高者何也公何以卑汙長者乎二君曰尊官厚祿之所高也賢材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

止然問日月疵瑕吉凶則弗能理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別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者先王定國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也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竹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周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山是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者掃設坐位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勉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謝少老子之言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劫居下而不爲害君

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聚，委藏之不用，府庫徒之不用，車輜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毋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也。平何故而云而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年存年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辨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熹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保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避衆，自匿以避倫，微見德順以除衆害，以明

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訕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其勢道之，以善。又曰：張禹字子文，徙家蓮勺。上音輦，下音醜。禹爲兒數，隨家至市，意觀於卜者，前久頗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變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謝承後漢書曰：姜肱，桓帝時，再以玄纁聘，不就，卽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聞行窻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五
伏青州界中賣卜給衣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
還
又曰山戎擁衆夷陵開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
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不
如按甲以觀其變戎不從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泝江
泝河止黎丘刻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
降於岑彭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已乃灼龜卜降兆不吉
中折遂止不降
又曰范丹字史雲朝議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
沛之間徒行弊服賣卜於市
魏志管公明傳曰洛中有一小人夫婢輅爲卦教明且東
明城門中倒擔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言豚逸走卽追之
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婢從甕中出輅在田舍時嘗候遠

鄰主人患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陌上伺有一角巾書生
駕黑牛故車必引留宿此能除之卽從輅語得書生遂留
宿意甚不安主人罷入生乃抱刀出門薪積歛有一小物
直來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舉刀斫斷腰視之狐也
自此無復火災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六
日黃髮吸吸果至日亥
方術部七
諸雜
言果長棘人自言草
晉書曰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郭璞從之受業公以
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
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
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
又曰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韓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
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
放火燒之咎可消也不余其凶難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風
不敢發火洪後為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
已暮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
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洪苦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六
日黃髮吸吸果至日亥
方術部七
諸雜
言果長棘人自言草
晉書曰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郭璞從之受業公以
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
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
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
又曰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韓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
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
放火燒之咎可消也不余其凶難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風
不敢發火洪後為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
已暮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
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洪苦

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欬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人斫
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族往收殮亡者尋索
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宣城太守殷祐病友
筮之日七月晦日將有太鸚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
獲者爲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鸚東
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祐仍遷石頭督護後爲吳郡
太守友卜占神効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
王隱晉書曰步熊字叔巖陽平人少好卜筮術數門徒甚
盛熊學舍側有燒死人吏疑是熊諸生失火持諸生急熊
曰吾已爲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
主來者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
之忽風起延燒實不知草中有人又鄰人兒遠行或告已
死其父母號哭制服熊爲卜尅日當還如期果至

宋書曰蔡興宗初爲郢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
當作某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
亥果薨於光祿大夫

又曰荀伯玉爲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還都賣
卜自業

齊書曰王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
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
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

又曰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
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
取筆及高齒履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
汝當見吾不見也

梁書曰吉士瞻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王

先生計祿命玉生日君擁旄仗節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郡

三國典略曰梁武昌太守朱賈臣聞元帝議遷都入勸梁主云建鄴舊都瑩陵攸在荆鎮邊疆非王者宅願陛下勿疑致後悔也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乃召卜者杜景豪決去留遇兆不吉答云未去景豪退而言曰此兆為鬼賊所留也

事具京都部

又曰周文育隨盧安興征徕獠有功除南海令監州王勵深委任之勵被代文育與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為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之事卜人曰君須更當暴得銀至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為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且辭勵勵問其故文育以告勵乃遣之

又曰東魏相齊王澄以舟師還次於小平津北岸古塚崩骨見銘曰今卜高原千秋之後化為下泉當逢霸主必為改遷王曰古人之卜其何至也令更葬之

又曰齊害其廢主濟南王也長廣王湛懼高元海為畫三策湛不能斷令鄭道謙吳導世等卜以決之道謙等曰不利舉事靜則吉

又曰初鄴有賣卜者相趙隱當大貴及隱自黃門侍郎遷祕書監崔肇師呼卜者而問己焉卜者對曰公令望雖高爵位難進肇師不悅終如其言

隋書曰獻皇后崩上令蕭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家墓山若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音從吉言

唐書曰王遠知事梁貞白先生陶弘景隱居茅山盡傳其符籙隋煬帝爲晉王出鎮揚州遣人迎致及卽位於東都起玉清觀以處之太宗之爲秦王也既平王世充與記室房玄齡往詣之立枚以問其吉凶遠知指秦王之枚曰此當上應天命下濟蒼生者又指玄齡之枚云聖之輔也及太宗踐祚恩禮甚厚

又曰城陽公主初適杜如晦之子荷荷貞觀中爲尚衣奉御坐承乾事伏誅公主改適饒州刺史薛昱之子瓘將成婚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兩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悴若晝日行合番之禮則終吉太宗將從之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讌飲以晝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威內外有規動息有時吉凶有儀先王之教不可黷也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

其終不可爲也夫卜筮者所以定猶豫決嫌疑若黷禮亂常先王所不用也太宗又從其言而止

又曰憲宗嘗謂李絳曰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風俗尤更崇尚何也對曰臣聞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專邦國有大事可疑者故謀於卿士庶人決於卜筮俱吉則行之末俗浮僞辜以徼福正行慮危邪謀覲安持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而愚夫愚婦假時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參之見聞用以刺射小近其事神而異之近者風尚卜筮此誠弊俗聖旨所及實辨邪源但存而不論弊斯息矣六韜曰文王卜田史偏曰卜田渭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曰得公侯天遣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大吉

又曰文王問散宜生卜代殷吉乎錯龜龜不兆祖行之日

雨輻至軼行之日熾折為三散宜生日此凶四不祥不可
舉事太公進曰非予之所知也龜不兆聖人生天地之間
承衰亂而起龜者枯骨者朽草不足以辨吉凶祖行之
日雨輻至軼是洗濯甲兵也行之日熾折為三此軍分為
三如此斬紂首之象

國語曰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不吉公曰何謂
也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猶遇見也挾會也骨所以鑿刺
折有似齒牙中有從畫故曰銜骨骨在口中齒牙謂兆端左
以象鑿口之為害也禮太卜掌龜大夫占色史占墨戎
夏交捩也兆有二畫外象戎內象諸夏交對也交捩是交勝
也臣故云戎復勝晉戎且懼有口皆在口也攜人國移心焉
攜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與之對曰苟
可以攜其入也必甘逞而不知故胡可壅也期何逞快壅
耳心以為快而不公不聽遂伐尅之勝獲驪姬以歸有寵
知其惡何可止也

立為夫人

春秋後語曰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殺之心惡怪之下云

涇水為祟鬼物為災曰祟音思醉切

又曰鄒忌與田忌不相善公孫閱謂鄒忌曰何不詐令人
操千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
下欲為大事亦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焉卜者驗其辭於
王之所鄒忌從之田忌懼無以自白遂率其徒攻臨菑欲
殺鄒忌不勝而奔
說苑曰成王卜洛事曰昔有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
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
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
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戒其子曰日吾
欲室之夾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

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有擇地而封哉示有大固也不賢則速亡安有擇地而
又曰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馬人對曰臧文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又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楚辭卜居曰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何以教之原曰吾寧惘惘歎歎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

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哢音柴粟斯啞咿嚙哢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隨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驎抗軓乎將隨鴛鴦之迹乎寧與黃鸝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弃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知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僕先人非有丹書剖符之功依倚卜祝之間人主以排優遇之
白虎通曰乾草槁骨衆多獨以著龜何龜之言久也著之

言者也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此禽獸草木之久而能知吉凶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太卜官各以牲祠龜策塗以牲血謂之
釁者龜甲所以卜也著草所以筮也
三禮圖曰龜以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
楚焯他昆切以荆為然以灼龜正以荆者凡木心皆圍而荆
心方是以用之
抱朴子曰卜者小數飾福者謂知來之妙
異苑曰會稽餘姚錢祐以元嘉四年五月二日夜出屋後
為虎所取十八日乃自還說虎初取之時至一官府入重
門見一人憑机而坐形貌偉壯左右侍者三十余人謂祐
曰吾欲使汝知術數之法故令虎迎汝無懼也留十五日
晝夜語諸要術盡教道之方祐受法畢便遣令還而不知

道即使人送出門仍見歸路既得還家大知卜占無幽不
驗經年乃卒

又曰北海任詡字彥期從軍遠征十年乃歸臨還握粟出
卜師云非屋莫宿非時莫沐詡結伴數十共行遇雷雨不
可蒙冒相與庇於巖下想非屋莫宿之戒遂負擔櫛沐於
是巖崩壓伴死至家妻先與外人通謀共殺之請以濕髮
為認婦宵則勸詡令沐復憶非時莫沐之忌收髮而止婦
心慙負詐乃自沐髮而同寢通者夜來不知婦也斬首而
去

述異記曰宋車騎將軍南譙王劉義宣鎮荊州府吏蔡鐵
音善卜能悉驗時有妙見精究如神公嘗在內齋見一白
鼠緣屋命左右射之內置函中時侍者六人悉驅入齋後
小小戶內別呼人召鐵鐵至使卜函中物謂曰中則厚賞

僻加重罰鐵卜兆成笑曰知之矣公曰何鐵曰兂色之鼠背明向戶彎弧射之絕其左股孕五子三雄二雌若謂不信剖腹立知公使剖鼠腹背如鐵言即賜錢一萬

蠶卜

春秋後語曰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乏困行以燕人蠶卜傳說自給燕人用蠶卜秦託此以取各解臧獲之裘以賞其怪說之言也

虎卜

博物志虎知衝破又能畫地下今人有畫物上下者推其奇偶謂虎卜

雞卜

史記曰越巫立越祀而以雞卜

鳥卜

隋書曰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俗事何脩羅神及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博物志曰老子入西戎造檮蒲檮蒲五木也或云胡人亦為檮蒲卜後傳檮陰善其功

十二碁卜

異苑曰十二碁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方朔密以占衆事自此以後祕而不傳晉寧康初襄城寺法味道人忽見一老公着黃皮衣竹筒盛此書以授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復流於世齊書曰江謐出為鎮北長史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乃以靈

碁經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椀玉杯上使御史大夫沈冲奏
謚前後罪收付廷尉賜死果以金罌盛藥鴆之

荆楚歲時記曰秋分以牲祠社其供帳盛於仲春之月社
之餘胙悉貢饋鄉里周於族社餘之會其在茲乎此其會
也擲教於社神以占來歲豐儉或折竹以下

楚詞曰索瓊茅以筵筮

楚人折竹結草以卜謂爲筮也

晉書曰夫餘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
者爲凶合者爲吉

楊方五經鈎沉曰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吉示凶無往
不中牛非智之物骨者若此之效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二十七

方術部八

筮上

說文曰筮易卦用著也從竹弄

弄古文也

周禮春官大司馬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

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

曰巫環以辨吉凶

鄭玄曰此九巫讀皆當爲筮凡國之事

先筮而後卜

禮記典禮曰假爾大龜有常假爾太筮有常卜筮不過三

過三也卜筮不相襲也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

瀆龜筮卜筮者先聖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

決嫌疑定猶豫也

又表記曰天子無筮謂出征巡狩也天子至尊大事皆用也諸侯有守筮守筮守國之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守筮守國之筮左傳莊公日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然猶勃也夫妻相隨適齊有聲有媯之後將育于姜媯陳姓也五世其昌並為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殺五父而立之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乎非在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巽變為乾故曰風為天自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

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良為門庭乾為金玉坤為布帛諸侯朝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非在已之言故知在子孫也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變而象艮故知當興於太嶽之後也又閔公日晉獻公以魏賜畢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晉掌卜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吉辛廖晉屯固比入吉執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眾歸之六體不可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此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又閔公曰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兩社朝廷執政所在兩社之間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又僖上日秦伯伐晉卜徙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涉河則晉侯車敗則秦伯不辭謂敗在己故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蠱必其君也於周易卦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為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未聞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外卦為貞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今歲已秋風吹落山實則為人所取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車三壞也又日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卦羊亦無血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

爻辭也益血也現湯也卦羊士之由承筐筐西隣責言不女之儀也離為中女震為長男故稱上女也可償也將嫁女於西而遇不吉之卦故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也睽乖離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羸敗姬車說其輓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之張孤姪其從姑六年其遁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粱之虛及惠公之在秦日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矣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其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又僖中日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日吉遇公

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
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
其所也

又成下日晉楚將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

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

敗之公曰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申

厥目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

國蹙勢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日陽氣激南飛

失之象故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

又襄元日穆姜薨于東宮太子宮也穆姜嬌淫僑如欲廢

成公徙從居東宮事在成十六

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入艮下艮上艮周禮大卜掌三易

易皆亡以八爲占史曰是謂艮之隨震下兌上隨史疑占

故言遇艮之入也史曰是謂艮之隨震下兌上隨史疑占

以周易占變爻隨其出也史謂隨非君必速出姜曰亡無

得隨卦而論之是於周易有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善之長也亨嘉之

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

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

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而有不

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

位而妓妓淫之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雖隨而无咎我皆无

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又襄四日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偃臣

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娶

之爲已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成出自桓不可武子

筮之遇困之太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

夫也變而爲巽風墮妻不可娶也風能墮落變墮且其繇

故曰從風也日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用六三困于

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無所歸也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發言棠公已當此凶也遂取之

又昭二曰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遇父得臣也

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楚丘卜人姓名也楚丘曰是將行行出而奔也而

歸為子祀奉祭祀也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

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

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且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

其當且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

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且故

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

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

世亂讒勝勝將適離山焚則離勝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

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

終

又曰衛襄公嬖人嬀始上音周下音闕生子名之曰元孔成子以

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繫

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

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

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

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

王所用也弗從何為

又昭三日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

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

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和以卒

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

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

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又哀下曰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諫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晉彌故占之日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音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寶乃自後踰

又曰巴人伐楚圍鄭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敗巴師于鄭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又曰晉荀瑶伐齊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是矣何必卜周易上繫辭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王弼曰黃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而用之以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大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人無不可以無明必因於有故常於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有物之極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奇凡四揲之餘不足復揲者也分而為二既揲之餘合掛於一故曰再扚而後掛凡再閏者二故略舉其凡也天數五五奇地數五為二十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五耦合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變化成鬼神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陽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坤以此行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爻二爻一百三十六策之策百四十有四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凡三百有六十當

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萬萬物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是故四營而成易象兩一營也合萬一千五百二上策以象三二營也以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伸之六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顯明神德行由其用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對萬物也求助成神化之也又曰者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歸藏曰蓍末大於本為上吉蒿末大於本次吉荆末大於本次吉箭末大於本次吉竹末大於本次吉著一五神蒿二四神荆三三神箭四二神竹五一神筮五犯皆臧五筮之神明皆聚焉

洪範五行傳曰若煩數溷瀆或不精嚴神不告也或禱卦察兆占不得也或龜不神著不靈此其所以過差聖人不得專用也龜筮共違于人神靈不祐也

漢書曰宣帝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劍挺墮首拂泥中刃向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行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涪城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事發伏誅

後漢書曰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代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太山主人生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死故請命也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代曼少傳峻學相帝時隴西太守馬緄始拜郡開綬筒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筮之

卦成象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爲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
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爲遼東
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
其餘多此類云
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師少雨上
饗雲臺自作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疏曰蟻封穴戶大雨將
至上以問輔輔上書曰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
雲爲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爲興
又曰孝順梁皇后永建三年春三月丙午選入掖庭相工
通見之瞿然驚駭却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
貴臣所未嘗見太史卜之兆得戴房又筮之得坤之比
又曰明德皇后嘗久病至卜者家爲卦問咎崇所在卜者
卦定釋著仰天歎息卜者乃曰此女明年小疾必將貴遂

爲帝妃不可言也

魏志曰管輅父爲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瘖疾
不知何故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中有女鬼
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飢荒之世當有利其數斗米者排
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冤冤痛自訴於
天於是恩涕泣服罪
又曰管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
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甕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
筆小大共視須臾便去又烏來入室與鷺共鬪鷺死烏去
有此三恠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官舍以遠魍魎魍魎
爲惟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甕也
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鷺鬪直老鈴下耳今卦見其
象而不見其凶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患

又曰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管輅往祖饒賓客並會
原自起取鸞卵蜂巢蜘蛛著於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
一物含氣須變依于宇堂雄雌以形分翼翅舒張此鸞卵
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
窠也第三物齧觶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
蜘蛛也舉坐驚歎

又曰管輅舉秀才吏部尚書何晏請之曰聞君著爻神妙
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夜夢青蠅數十頭
來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鴟天下賤鳥及
其在林食榘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不敢不盡忠昔
元凱之彌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
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
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

小心翼翼多福之人又鼻者良此天中之山

臣松之案相
書鼻爲天中

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集

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
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
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
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
蠅可驅也

又管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議輅因言卜可知君生
死之曰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曰君可畏
人也命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問

又曰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着器中使筮輅曰
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
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

又曰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管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其小獸復非禽禽雖有爪牙微而不疆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又曰鄧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表紹紹曰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尅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吳志曰虞翻字仲翔會稽人嘗與孔融書示以所著易注融荅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理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可謂探蹟窮通矣關羽既敗權使筮遇節之臨翻曰不出三日必當斷頭果如其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爲比矣又曰陸抗之克步闡孫皓意張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

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脩其政而常有窺上國之志王隱晉書曰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也性沉深有思義少爲諸生善易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意甚惡之以問智智爲筮之曰鼠本欲殺君而不能當相爲使之反死乃以朱書其手腕橫文後二寸爲山字辟方一寸二分使夜露手臥以其明有大鼠伏死手前譙國夏侯藻母病因五鼓中出詣智卜有一狐當門向之嗥喚藻愁愕遂馳詣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撫心啼哭令家人驚恠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啼哭勿休然後其禍僅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啼家人既集堂屋瓦間摔然暴崩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外猴繫肘臂令傍人搥拍使作聲三日三夜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卽爲犬

所昨死母於此漸差
又曰主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適來應思遠謂之曰君有通靈之思而但爲貴人用此君寒士貧苦多屯蹇可爲一卦智乃令詹作卦卦成謂瑗曰爲君安宅者女子耶瑗曰是也此人安宅失宜既害其身又令君不利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新馬鞭者便就請買還以懸此桑樹三年當暴得財也瑗承其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正三年浚井得錢十萬銅鐵雜器復可二十餘萬於是家業用展病者亦愈搜神記同
又曰韓友字光景廬江舒人也善卜占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子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友爲筮之使畫

作野猶象着卧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椽王睦病卒已復魄友爲卜之令以丹畫板作日月置床頭及卧虎皮馬鄣泥登時大愈劉世則女病鬼魅積年巫爲祈禱伐空冢故城閒得鼃數十猶不差友筮之令作布囊女發時張囊着窻牖開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逐斯須之間囊大脹如吹葱葉因便敗女仍大發友乃便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着樹閒二十許日漸消下開視有一二斤毛狀如狐毛女遂大差

太平御覽卷七百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之... 十一 強... 有... 太平御覽卷之... 十一 強...

